

山水人文

读《瓦尔登湖》里的泥沙流

吴胜明

【1985年4月，美国评论家乔纳森·雅德利在《美国传统》杂志之邀，选出了他认为塑造了美国人性格的10本图书，其中《瓦尔登湖》名列榜首。】

对于自然科学家，特别是地学家和生物学家，有一本山水著作需要阅读，并且要读懂、读明白。这本著作就是美国人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以下简称《瓦湖》)。

1985年4月，美国评论家乔纳森·雅德利在《美国传统》杂志之邀，选出了他认为塑造了美国人性格的10本图书，其中《瓦湖》名列榜首。英国著名作家乔治·艾略特1848年就指出《瓦湖》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欧美西方的读者对《瓦湖》是顶礼膜拜的。中国普通人看过《瓦湖》的很少，推及到科学界，甚至是地学界、生物学界，也是很少。我斗胆说一句，中国看过《瓦湖》的，不会太多。

笔者最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专门阅读《瓦湖》第17章——“春天”，从8月中，一直到10月中。这里就以“泥沙流”一段为例，详细分析并和读者共享其中的奥妙。

梭罗描写的泥沙流，是春天解冻的泥沙顺着铁路两侧的深沟流下来的现象。在此，先要谈一下大家熟悉的“泥石流”。这是一种地质灾害。在“汶川大地震”时，它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它是洪水裹着大大小小的石块和泥炭，突然暴发的。泥沙流和泥石流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不同的地质现象。

观察泥沙流，是令梭罗最开心的一件事。他甚至找不到其他感兴趣的事了。“这一现象给我带来的惊喜，远远超过一个丰饶多产的葡萄园。”为什么?

第一，他从泥沙流看到了一个“艺术博物馆”。他写道：“数不清的泥沙流纵横交错，相互融合，一半和流水特点相同，另一半又和植物特点相近。……你低头看时，会发现它们有些像苔藓的叶片，有的成锯齿状，有的带裂口，有的则呈鳞片状；你或者还会想到珊瑚、豹掌，或西瓜、人脑、肺叶，甚至是奇形怪状的排泄物。”

你看，泥沙流的图案是苔藓树叶，呈现出三种形状，后来又加了五种图案，甚至还有“奇形怪状的排泄物”。这使我想到北宋的大文人秦观的《望海潮》词的开头就是“冰渐溶泄”；梅英疏淡，冰渐溶泄，东风暗换年华。新晴细履平沙。真是异曲同工。

中国的词是“写意画”，让人想象；而梭罗的描写

是“工笔画”。两者甚至都用了“泄”。泄就是流水，流水的排泄。

梭罗的了不起是从泥沙流的图案，联想到了人类的艺术。他写道：“我们见过，它们的形状和颜色被仿造到青铜器上，这种建筑学上常见的叶状痕迹比古代的蓂、叶、菊苣、常春藤，或其他植物的叶片更古老、更典型。”

确实，我们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上的花纹，以及希腊、古罗马的圆柱建筑上都见过无数叶片状的花纹。这是否起源于泥沙流?中国最典型的树叶状花纹是江西吉安的古州黑窑，在烧制碗时，在碗底放上一片树叶!中西方文化竟是如此相通。

第二，他从泥沙流看到了“山洞”，看到了人的鼻子、下巴、面颊的形成。泥沙流的主体是冰雪融化的流水。梭罗由此想到了山洞就是石灰岩的溶洞。他说泥沙流就像一个被打开了的山洞，其中的钟乳石都展现在阳光之下。不懂地学，没有基本的地学修养是不会联想到两者之间关系的，梭罗应是博物学家。

溶洞的产生，尤其是溶洞中美丽的钟乳石的生成，都是含二氧化碳的流水，对石灰岩的溶蚀所形成的。这些水流也是纵横交错，相互融合，也有叶片状图案，渗透到洞中的，一半也是和流水相同，另一半吸取了植物和土壤中的二氧化碳，和植物紧密相关。钟乳石是次生物的化学沉积物，形成和泥沙流机理一样，也是一种沉积作用。洞中的钟乳石是瑰丽多姿的，被人们称为“地下艺术宫殿”。但归根到底也是水流的作用!泥沙流也可以是日光下的晶莹的钟乳石啊!

到后面，梭罗又提到了钟乳石，也再次提到了水流。地学知识告诉我们：溶洞中的钟乳石、石钟乳、石笋等是滴水的水流形成的；而石帷幔、石旗等都是连续的片状水流形成的。他十分风趣地写道：“鼻子，显然是一个凝结的水滴，或钟乳石。下巴则是更大的水滴，整张脸上的水都在这里汇合。面颊像从眉毛降下来的斜坡，紧贴在颧骨之上。”

在溶洞中，我们看到似鼻子、如下巴的石钟乳，不计其数。面颊似溶洞中的石旗，实际就是面状水流形成的。他写道：植物的叶片是树叶的手指，也是“水滴”的产物。

第三，他从泥沙流还看到了“火山熔岩”及其地球的生机。他写道，泥沙流就像火山爆发后的熔岩一样。水把泥沙带流而下，就如同熔岩流一样。他又写道：“路上的叶状痕迹，就像锅炉中的炉壁，说明大自然内心的火焰烧得正旺。大地不只是毫无生机的历史片段。……大地还是活生生的诗篇。……地球不是一个

无生命的化石，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

这些论述都是地质学的知识。我们说通俗点，泥沙流，还有形成溶洞的水流等等，在地质学上，叫作“地质的外动力运动”，是由太阳辐射引起的；而火山爆发，还有地震，以及板块的运动，叫作“地质的内动力运动”，是由地球内部的力量引起的。梭罗，从泥沙流联想到火山熔岩流，又联想到地球的生机蓬勃，说明他是一个有热情的地学家。笔者是学地学的，考察过中国十多个火山地质遗迹，如黑龙江五大连池的火山熔岩形成的熔岩台地，叫作“石海”，十分壮观；还有那熔岩瀑布，想想当初，这些可都是炽热的，通红的，似滚滚奔流的铁水，温度高达700-800甚至1000摄氏度以上!这正是地球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正是地球的内外运动使其生机盎然!

其实，中外的大自然的爱好者、钟情者，都有同样的感觉。

以春天为例，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在写春天似火时，用“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梭罗在描写春天时，也写道：“好像大地正怀揣着满腔热情，迎接太阳的回归；那火苗的颜色不是黄的，而是绿的——是青春永驻的象征。”

杜甫的诗《绝句四首》中，其三写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用鸟儿鸣叫和飞翔写春天，演绎得更仔细。杜甫是用诗，梭罗是用文。梭罗的描写写道：“报春的第一只麻雀来了!这一年是从未有过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希望中开始了!从某些地方还光秃、潮湿的田野上，隐约传来了银铃般的鸟鸣声，这是春天我听到的第一声鸟鸣。那是青鸟、篱雀和虹翼鸫在鸣叫，那声音就像冬天最后的雪花铃铃响着飘落下来!”

杜甫用7个字写鸟鸣，梭罗用113个字。梭罗用雪花飘落的铃铃响(有的译者用了“零声，或叮呤作响，或叮当的响声)来形容鸟鸣，把春和冬联系在一起，还有银铃声。梭罗也写了春天的鸟飞。他写道：“鹰低掠过沼泽地，寻找草地上第一批复苏的孱弱生命。”

梭罗是以“泥沙流”写到地球的内外地质运动，地球的生机，从而过渡到春天!春天就是一个苏醒、流动，一切都欣欣向荣“动”起来了!中国唐代的杜甫、宋代的秦观也是如此!平心而论，梭罗写得更全面、更具体。我们读《瓦湖》是一个品味、玩味的长长的过程。

今年，清华大学给每一个新生送《瓦湖》一本，这是清华校长邱勇给新生赠送的特殊礼物，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其用心，笔者不得而知，不在此论。但我要说，无论理科生，还是文科生，都会从中学到不少的知识。这是一本和中国的《徐霞客游记》一样，是经典著作，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的。

——本文所引译文，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瓦尔登湖》，译者高格。

书话岁月

【但是对于每个人每天睡眠时必做的梦，究竟如何解读，却是一个至今众说纷纭的生命之谜。】

这是一个离奇而荒诞的故事。地跨欧洲与亚洲的奥斯曼帝国，它的最高统治者——苏丹，为了长治久安，将一切异端和阴谋消灭于萌芽状态，别出心裁地创办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塔比尔·萨拉伊”即“梦幻宫殿”。它的使命是主管睡眠和梦幻，收集全国老百姓的梦境，专门征集梦，对它们进行归类、筛选、解析、审查并处理，一旦发现任何对君主统治构成威胁的迹象，便立即上报给君主，君主会采取一切措施，坚决打击、镇压，毫不留情。

正如它的主管所言：“在睡梦的王国里，能够发现人类的各个侧面：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既有蜜糖，也有毒药；既有伟大，也有脆弱。阴暗或有害的一切，或者在数十年或数世纪内即将变成阴暗或有害的一切，都首先在人类的睡梦中显现。”正因如此，君主颁布命令，帝国领土上的任何梦，哪怕由最邪恶的人在最最偏僻的边疆和最普通的日子做的梦，都不得逃脱塔比尔·萨拉伊的审查。”

于是，“塔比尔·萨拉伊”在全国各地遍布数以千计的分支机构，“梦幻宫殿”大楼内有几千人对各地送来的梦进行分类、筛选、解析、破译、归档、上报。大楼后院，到处是人、马和蓝色的货车，那些货车后面印有塔比尔的徽章，赶车人身穿皮上衣，足蹬沾满泥浆的靴子。这就是来自各地的运梦车……

以上荒诞离奇的情境，出自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发表于1981年的小说《梦幻宫殿》(重庆出版社2009年1月，高兴译)。译者指出：“(小说)似乎在讲述过去，挖掘历史，但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不难觉察到字里行间弥漫出的讽喻的气息。因此人们也就很容易把它同卡夫卡的《城堡》、奥威尔的《动物牧场》等寓言体小说联系在一起，将它当作对专制的揭露和讨伐。难怪出版后不久，《梦幻宫殿》便被当局列为禁书，打入了冷宫。”

小说充满神秘、怪诞和压抑的氛围，像噩梦一样扑朔迷离。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马克·阿莱姆，出身于权势显赫的库普里利家族，几个舅舅都是高官。凭借家族的关系，他得以进入梦幻宫殿任职。这当然是他们十分看重梦幻宫殿对于家族兴衰的重要性。正是这样非同寻常的背景，马克·阿莱姆在梦幻宫殿很快步步高升，从筛选部调入更加机密的解析部，青云直上。在此期间，他几次读到上报来的一个奇怪的梦：“桥边，一块荒地；那种人们扔垃圾的空地。在所有废物、尘土和破碎盥洗盆的中间，有件稀奇古怪的乐

器在自动演奏着，一头公牛，仿佛被乐声逼疯了，站在桥边，吼叫着……”他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这些碎片连成的怪梦毫无意义，无法解析它的含义，只不过没有将它丢弃、淘汰。没有想到，不久这个怪梦验证了一场苏丹挫败的未遂宫廷政变，打击的对象即是盘根错节的库普里利家族，他最喜爱的小舅为此丧命……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梦的解析，以及梦究竟是什么这类困扰已久的问题。众所周知，人类今天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既能飞往太空，揭开宇宙奥秘；又能破解基因，解读生命密码。但是对于每个人每天睡眠时必做的梦，究竟如何解读，却是一个至今众说纷纭的生命之谜。

据说，科学研究发现，每个人一个晚上至少做3个梦，多者可达9个。但是，梦究竟是怎么回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哲人志士试图从生理的、心理的、脑科学的角度，揭示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寻找暗示、隐喻的规律，揭开梦的奥秘，但至今仍未有公认的结论。但不可否认，梦决不是虚无缥缈的、不可知的，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言：“我必须坚持梦的确具有某种意义，而一个科学的释梦方法是有可能的。”遗憾的是，正确的、科学的释梦方法，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

梦所以难以解析，原因恐怕在于梦的成因是多元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一种常见的、朴素的解释，但至少不是唯一的答案。“时间就像一条河流，梦就像一只船，你是你以上下游流，左右漂荡。”这是一种朦胧的诠释。弗洛伊德认为：大多数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多是倾向“符号性的释梦”，包括主张“梦是预言未来的”观念者。这种方法是将整个梦作为一个整体，利用“相似”的原则，以另一内容来取代梦境。还有一种称为“密码法”，视为一组密码，将梦的一大堆片断的组合，对其中每个片断予以解析，从而获取真相。《梦幻宫殿》这部小说里的破碎怪诞离奇、杂乱无章的梦，用的就是密码法。我在这里也是“痴人说梦”了。

碟碟不休

暴力的类型学

韩连庆

【贾樟柯的镜头探讨了暴力在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生成，“真正恐怖的不仅仅在于暴力的血腥，还在于它带着人类的正常体温”。】

作家余华在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的一篇回答了一位印度作家向他提出的问题：“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评论家们已经写了无数的学术文章，从各个角度阐释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余华说，所有这些评论都言之成理，即便是与他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因为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

大概是因为形诸文字的缘故，余华说话比较客气。记得多年前听过余华的一次讲座，讲了没多久余华就不讲了，说自己不擅长演讲，擅长回答问题。这时台下一位仁兄站起来，用了一套诸如“现代”“后现代”之类的“黑话术语”解释了一番余华小说的主旨，随后请教余华的看法。余华说道：“我没听懂你说的是什么。”台湾导演侯孝贤在《侯孝贤电影讲座》中说过，他很少看评论自己电影的文章，因为感觉都写得中，不过写不中也很有趣，可以借此比较一下创造者和评论者的不同道理。但这通常是陷阱，因为当你弄清楚自己是因为什么道理而创作的时候，你也就不会拍电影了，所以创作无关理论。

对于自己写作的转型，余华的“正版”回答是，他的父母都是医生，自己从小在医院院长大，日常生活中习惯了血淋淋的手术和遍地沾满血迹的纱布。他求学时恰逢“文化大革命”，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批斗、武斗和公开枪毙犯人。这些早年的经历导致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用他的话说就是“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几年下来他被逼到精神崩溃的边缘，终于在一次噩梦之后放弃了写作血腥和暴力的故事。

余华摒弃了“血腥和暴力”，转向了“温情和爱意”，而导演贾樟柯在他的第八部长

片《天注定》中却聚焦于暴力，以4个真实故事为原型，展示了蛰伏于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有评论者惊呼：“谁能相信温和的贾樟柯能这么暴力?谁会相信他会这样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对将暴力搬上银幕乐在其中?”贾樟柯说，伴随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许多中国人都面临人格危机，为了表现这样一种现代中国，他选择描写暴力。《天注定》的剪辑指导林旭东说，虽然片中不乏暴力的血腥场景，但暴力并不构成这部影片的叙事动力，贾樟柯的镜头探讨了暴力在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生成，“真正恐怖的不仅在于暴力的血腥，还在于它带着人类的正常体温”。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提出了一种“暴力类型学”(typology of violence)。他区分了“主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和“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或“系统暴力”(systemic violence)，前者指的是由具体的行动者实施的犯罪行为、恐怖事件、社会动荡和国际纠纷，后者指的是无形的、内在于事态的“正常”状态的暴力，例如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传统文化、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的冲击。系统暴力是主观暴力的主要成因之一。由于对可见的主观暴力的过度关注和过度恐惧，我们往往会忽视系统暴力。面对系统暴力，温和的人群会试图借助传统文化应对冲击，而激进的人群会采取恐怖手段，试图阻止外来经济和文化的人入侵。齐泽克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不是做个“热肠的好人”，谴责施暴者和同情受害者，而是要对暴力“斜目而视”，忽视创伤性的冲击，对暴力进行冷静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分析。

从齐泽克的“暴力类型学”来看，当余华说“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当他在《兄弟》的后记中说“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时，他依然在书写“暴力”，只不过从描写主观暴力转向了描写系统暴力，当贾樟柯说“将来可以按照《站岗》《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的次序重放他的电影，或者重新剪辑成一部九小时的电影时，这部电影描写的恰好就是余华说的“中国人用四十年的时间所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

念奴娇 生物礁感怀 吴亚生 远古寒武，到如今，多少海底丛林。 酒杯小丘，藻凝块，珊瑚层孔苔藓。 二叠海绵，三叠六射，击浪砌高坪。 礁核礁前，分辨难倒精英。 遥想范祖当年，利川一文萼，引来千篇。 宏观山野，寸薄片，阅尽亘古万千。 创新吾魂，思想写不尽，不负流年!



吴可摄

爱乐者说

纯音乐：音乐的原汁原味

李近朱

人的勃拉姆斯站出来维护音乐的“纯洁性”，似不与俱俱进。这场争论，终以浪漫音乐群体踟躇胜，让勃拉姆斯率而去。但也写过非“纯音乐”作品的大师心胸宽广，争论没有影响他对浪漫音乐的肯定。生动一例便是聆听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后，勃拉姆斯由衷感叹：“可惜不是我。”

这场争论还昭示一个事实，古典音乐中的各个派别，即使是在非“纯音乐”占主流的浪漫派中，“纯音乐”也不鲜见。浪漫大师柏辽兹一生致力于标题音乐作品，但他也写过诸如《为长笛和弦乐四重奏而作的五重奏》《G大调管弦乐队而作的大序曲》等“纯音乐”；创立“交响诗”标题音乐体裁的李斯特则写过“纯音乐”作品《b小调钢琴奏鸣曲》《降E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等。说到底，原汁原味的“纯音乐”，最大限度将音乐本身的特征特点彰显出来，不于其他“姊妹艺术”提供的元素，也不借力于更多带有“框框”的联想与标示，只由“音乐”自己展示自己的魅力与美丽，让人们真切享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的本质与真谛。于是，才有了无论哪一流派皆对其有着足够的尊重和践行。

当然，“纯音乐”对于初涉古典音乐的爱乐者，会有“畏途”之感；“畏”之不知所云，“畏”之不好听懂。面对此势，重要的是“硬着头皮”耳鬓厮磨，聆听下去以至烂熟于心。在感性积累基础上，慢慢品味音乐之美，结构之妙；再去接受一些理性的引领，如读些乐曲分析和解说文字，便可渐在听觉上理清脉络布局。接受引领，要注意“王顾左右”，即去关注作

曲家身处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的生涯际遇和作品写作的境况。这些背景信息对于理解作品音乐以外的深意或是音乐所传达的情绪情感，会有一个相对具象的扶助。如聆听莫扎特的《g小调第40交响曲》，当其晚岁之刻的贫苦、疾病以及内心忧闷，才会有英国音乐学者柯克的一句惊叹：“多么悲伤的音调啊!”这种感受虽没有文字标注或文化学解释，只是一个调性和数字，却也原汁原味地作作曲家的际遇与情感以音乐揭示出来。

走近“纯音乐”还应具备一定的乐理知识，且愈多愈好愈深愈好。音乐本身的乐音、结构、演进等技术性音调的强化，才让人们有了“命运敲门”的具象感知；再加上贝多芬某时说过“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话，才有了由“纯音乐”演化为“标题音乐”的事实。有了音乐知识之后的再聆听，会捕捉到短短4个音符的“动机”及其演化，才能生发出“命运敲门”这个不是“纯音乐”的人文化的联想。

“纯音乐”大量存在于西方古典音乐之中，这是最大限度揭示音乐自身魅力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是音乐“原汁原味”的张扬与弘扬。即使有聆听之难，这个难度，会让你在感受音乐之精粹与纯粹中，有一种走进音乐深处的惬意，爱乐者视其为艺术享受中之一大幸事。